

索 马 里 近 代 史

从 民 族 到 国 家

〔英〕刘 易 斯 著

钟 槐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73 年 • 北 京

I. M. Lewis
**THE MODERN HISTORY
OF
SOMALILAND
FROM NATION TO STATE**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New York·Washington 1965

内 部 读 物

索 马 里 近 代 史

从民族到国家

[英] 刘易斯著

钟 槐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人民路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3 印张 180 千字

1973 年 11 月第 1 版

197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319

定价: 1.20 元

出 版 说 明

本书作者 I.M. 刘易斯是英国人，伦敦大学人类学讲师。他在牛津大学学习人类社会学时，专攻东北非社会学。意大利托管索马里期间和索马里独立后，他先后两次到索马里进行社会调查。作者关于索马里社会、文化方面的著述，除本书外，还有《“东非之角”的各族人民》，《牧民的民主》，以及同安德鲁捷耶夫斯基合编的《索马里诗歌》等。

作者在本书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索马里的民族构成，特别是部落社会的族系分支及其影响；同时，着重记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意大利、法国帝国主义对索马里的争夺和瓜分，叙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索马里的政治局势，索马里独立后同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的领土纠纷，以及索马里内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变化过程。关于民族独立运动，作者专辟一章论述了二十世纪初期赛义德·穆罕默德·阿卜迪勒·哈桑

领导的萨里赫教派和索马里各族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所有这些，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作者在论述索马里历史事件时，一直为英国、意大利、法国殖民主义，特别是为英国殖民主义辩护，一再美化英国对索马里的殖民主义侵略政策。此外，作者在论述索马里统一问题时，对非洲独立国家之间的矛盾同非洲各族人民和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之间的矛盾不加区分，混淆是非。凡此种种，都是必须加以批判的，希望读者阅读时予以注意。

1973年7月

目 录

序言	3
第一章 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	8
第二章 瓜分前的索马里	38
第三章 帝国主义的瓜分 (1860—1897 年).....	80
第四章 “狂热信徒”为自由而战斗 (1900—1920 年).....	124
第五章 索马里的统一: “意属东非帝国”	179
第六章 恢复殖民地时期的边界 (1940—1950 年).....	224
第七章 从托管到独立(1950—1960 年).....	266
第八章 独立带来的问题	314
地图	386—387
索引	388

序 言

非洲东北部的索马里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沦为殖民地以前，那里的部落已经形成了一个轮廓分明的，具有特殊的生活方式、语言和文化的自治社会。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的瓜分，不仅象在别处常见的那样，任意地把一个单一的民族分割到好几块由不同部落组成的殖民地里面，而且还形成两个各立门户的索马里地区，即英属索马里保护地和意属索马里。

这种受到几个外国统治的经历，激发和加强了索马里人对自己的独特文化和民族特性的传统意识，促使索马里民族主义逐步地由单纯的文化现象转变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今天，非洲其他地区那些多语言的、由不同部落组成的新独立国家，都在争取使自己形成一个民族；索马里人在为建立一个以原有民族为基础的、统一的索马里国家而努力。1960年，英属索马里同前意属索马里

合并为索马里共和国，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迈进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是，周围的法属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等地的那些索马里人，虽然希望加入这个共和国，同自己的同胞们在一起，却始终未能如愿。今天的情况仍然是：即使付出很大的流血代价，索马里国家想要再进一步地扩大，可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不愿意让出大块领土，也不愿意在原来就有派系倾向的本国居民中，显得象是在鼓励分离主义运动。

这种矛盾使索马里的民族主义同大多数非洲国家的民族主义存在明显的差别。问题主要在于两种不同的民族概念：一种是索马里的概念，即按文化划分民族的概念，他们的传统遗产之一就是在文化上已经形成为一个民族；另一种颇为不同的概念是按领土划分民族的概念，认为一个民族包含着不同的部落和不同的语言集团，这种概念流行于大多数别的非洲前殖民地。这种区别就其本身来说，也许只是一个学术问题，但是由于索马里领土的分散，因而当这种区别牵涉到对同一块领土提出主权要求和反要求时，这两种关于国家性质的理论，就必然导致尖锐的冲突。对于索马

里人来说，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国家统一问题。但是在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民族主义者却以分离主义者的面目出现，他们的这种活动对于非洲其他国家的稳定具有深远的影响，而且归根到底是一种威胁。有讽刺意味的是，索马里人恰恰拥有他们的对手所向往的那种以文化为基础的民族统一。

不管人们怎样看待，索马里的历史基本上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因而我们这里所作的研究，它的第一个目的必须是：探索文化的民族主义孕育和发展成为政治的民族主义的漫长过程。但是，这个主题固然自始至终都应该是主要的注意中心，我同时也试图探讨一些次要的问题。对于这个单一民族沦为多国殖民地的不平常例子，我特别注意各殖民国家的不同的、而且常常彼此冲突的利害关系和各种政策，以及这些殖民国家在索马里不同地区建立起来的各种统治制度之间的差别。我还力求说明 1900—1920 年间赛义德·穆罕默德·阿卜迪勒·哈桑为反对殖民主义者而进行的圣战的背景。在这一部分，我用了相当多尚未出版过的传说资料。有关这段值得重视的时期的

完整叙述，还有待人们来编写，但是，我希望自己比以前一些作者前进了一步，至少在说明人物的复杂的相互作用、氏族的隶属关系和宗教对抗等方面是如此，而这些方面，对于充分理解赛义德·穆罕默德的目标和成就是必不可少的背景材料。

说到这里，我得谈谈资料的来源问题。在索马里语言学、人种学和社会学方面，虽然有了相当多的、甚至是非常大量的详尽著作，特别是意大利文的一般文献范围很广，但是史学著作却非常少。除了极少数可敬的例外，对于任何历史时期几乎都没有任何详尽的研究，而且很少有对这个国家内部历史的复杂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的著作。尽管有这些局限性造成的困难，但是，由于索马里是作为一个具有几乎同一的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单一民族而存在的，因此使得我们有可能比对那些内部不是那么单纯的国家较为容易地探讨索马里的各种历史事件的影响。

我尽量压缩每章的注释和参考书目的篇幅，只在少数重要地方才引证文件或详加解释，并提请人们注意某些更有用的资料。本书中引用的很多著作都附有其他有关出版物的书目；人们如果

想得到较完备的读物目录，不妨参阅我所写的《“非洲之角”的各族人民》（1955 年伦敦版第 177—189 页）一书中附有注解的参考书目，或新近载于《闪族研究杂志》（1964 年第 9 卷第 1 期第 122—134 页）的文章。

最后，我之所以同时使用文字和口头的材料，主要是因为我曾经在 1955—1957 年，以后又在 1962 年，去索马里亲自作过社会调查。对于我后一次的访问，我要感谢卡内基托拉斯，感谢索马里共和国总理阿卜德·拉希德·阿里·舍马克博士和当时的教育部长穆罕默德·哈吉·易卜拉欣·埃加勒，尤其是穆罕默德·阿卜希尔将军以及其他许多政府官员和朋友们的盛情款待。我也得感谢当时的内务部长阿卜德·拉扎克·哈吉·侯赛因，我特别要祝贺他最近被任命为索马里共和国总理（接替阿卜德·拉希德博士）。我还要感谢杰出的索马里口语文学权威穆斯·加拉尔，还有弗兰克·马奥尼先生，戴维·克拉克内尔先生和米歇尔·皮隆内博士。

I. M. 刘易斯

1965 年于伦敦

第一章 自然环境和 社会背景

国 土

- 1 索马里拥有略多于三百五十万的人口，不能算是一个大的民族，然而他们是非洲最大的种族之一。尽管分布很稀疏，他们却是连绵不断地居住在一片广阔的领土上，面积约有四十万平方英里，位于非洲大陆的东北端或称“非洲之角”，同阿拉伯半岛隔水相望。索马里地区经常干旱，这个地区的边界从西北方的法属索马里的中部开始，沿着埃塞俄比亚高原以及亚丁湾和印度洋海岸延伸，直到肯尼亚北部的塔纳河。这个地区形成了一个在疆域上和种族上都有明确界线的单位，索马里人力图使它成为一个单一的主权国家，虽然今天它被分裂为四个分离的部分。在法属索马里（它仍然是法国的海外领地），大约有三万七千索

马里人,约占当地人口(八万四千人)的一半;在毗连的埃塞俄比亚境内(主要在哈拉尔和锡达莫两省),索马里人大约将近一百万;在索马里共和国本土,索马里人约为二百二十五万^①;在肯尼亚新设的东北地区^②,索马里人约为二十万。此外,还有一些索马里人是在东非许多城镇和港口定居的商贩;他们在亚丁形成一个重要的城市居民团体,至少拥有二万人口;他们也居住在阿拉伯湾的一些港口。由于流动的海上生活,在更遥远的地方,在马赛、那不勒斯、伦敦和加的夫^③等欧洲港口,也有少量人数不定的索马里移民。

索马里人的故乡是干旱的大草原,他们基本上是一个游牧民族。迫于气候条件和环境的要求²,他们不得不带着成群的牛羊和骆驼无休止地寻找水源和牧场。北部沿海的古班平原^④起自法

① 1961年6月在索马里共和国举行的公民投票表明,单是共和国本土的人口就有四百万以上。在沒有可靠的普查资料之前,不可能对索马里的人口总数作出精确的统计。

② 这是肯尼亚前北部边区的东部,这一地区的索马里居民大部分集中在这一带。

③ 英国南部布里斯托尔湾的港口。——译者

④ “古班”(Guban),这个名字出自索马里语“古卜”(gub),意为“火烧”。

属索马里火山熔岩覆盖的沙漠，沿亚丁湾海岸延伸到瓜达富伊角。那个地区特别干燥，年降雨量很少超过三英寸，而且集中在每年10月到1月比较凉爽的几个月份里。在6月到9月的炎热月份里，古班平原是名副其实的“火烧之地”；除了法属索马里的首府吉布提（四万二千人口）和索马里共和国的柏培拉（四万人口）等港口的城市居民以外，游牧部落在这个季节总是离开这里，转移到内地那些比较凉爽的青翠山岗上去。尽管古班平原气候常常酷热，而且雨量稀少，可是内地山上的溪流保证了这里的水源。在古班取水是容易的，那里特有的沙质表土层下几英尺的地方往往就有水源。由于有这些水源，由于秋雨之后有时生长出特别茂盛的牧草，这个地区为最北部的一些索马里氏族提供了过冬的地方。

耸立于海岸后面的戈里斯山和奥戈山，巍峨壮丽，危崖陡立，是整个索马里地区地势最高的地方。这条山脉在东部一些地方高达八千英尺；在西部与埃塞俄比亚高原接壤，在古老的穆斯林城市哈拉尔（六万人口）附近，高达九千英尺。在南部，山脉下降成为一片倾斜的大高原，高原的中部

平均海拔三千英尺。索马里内地的大部分地区都属于这个高原。在山地和高原的北部，包括前英属索马里保护地首府哈尔格萨(四万人口)这个重要中心在内，降雨量有时竟达二十英寸，特别是在西北部哈尔格萨和哈拉尔之间的地区。西北部种植高粱。这一带的水源一般是很丰富的，干涸多石的河床上打成了许多四季不干的深井，为北方许多主要的氏族提供了冬季水源。在哈尔格萨以南，这片北部高原伸展开来成为荆棘丛生，茅草茂盛的辽阔原野，称为“豪德”。在索马里北部，³“豪德”意为“南方”。这个地区没有长年的水源，界限也不很明确。它的北端和东端在索马里共和国境内，西部和南部（后者与奥加登平原相连接）是埃塞俄比亚哈拉尔省的一部分。

在豪德以南，高原逐渐从西往东倾斜，伸向东南方的印度洋海岸。一些低洼的平原和河谷在这个地区把高原分割开来。和多山的北方相比，这里的平原和山谷占有较大的面积，它们的两侧生长着喜人的草木。南方最重要的河谷是谢贝利河谷和朱巴河谷。这两条河发源于埃塞俄比亚高原，经过这里流向海岸。这两条河四季都有水，

它们是塔纳河以北整个索马里地区的主要河流系统。

谢贝利河或称“豹河”，全长约一千二百五十英里，不流入大海。它在穿过奥加登南部之后，一直往东流到离印度洋海岸二十英里的巴拉德，从那里往南又流了一百七十英里，然后在朱巴河上杰利布镇附近的一系列沼泽地和沙洲中消失。只有在特大暴雨时，这条河才流入朱巴河，从而注入大海。在谢贝利河以南，朱巴河从埃塞俄比亚高原更直接地流到基斯马尤港（一万二千人口）附近入海，这时它已经成为一条约有二百五十码宽的强大河流。从它的河口到巴尔德腊以上数英里的急流处，浅水船只可以航行。1865年，德国探险家冯·德·德肯的“维尔夫号”轮船就是在这个急流处沉没的。这个国家的绝大部分地区是宽阔的、灌木和杂草丛生的带形平原，间或有孤独而高大的阿拉伯橡胶树点缀其间，但这两条河流沿岸的许多地方却是狭窄和美丽的乔木林带。这里，大象和河马取代了索马里其他地方常见的大量羚羊类动物和小野兽。

同北部比较起来，处于谢贝利河与朱巴河之

间的索马里共和国南部,水源是丰富的。按照当地的标准,这个地区土壤肥沃,是整个索马里最富饶的可耕地带。这里的主要农作物有:高粱、玉米、芝麻、豆类、瓜类和木薯。此外还有水果、甘蔗,它们⁴们主要是由大公司拥有的种植园生产的。香蕉是主要的出口作物,由一些意大利公司和索马里公司按照索马里政府规定的定额制度进行生产。除了这两条河流之间的富饶的南方地带以外,在别处找不到能同它相比的可耕土地,不过,目前索马里西北部的高粱产量是很可观的,谷物的生产以及椰枣的种植都在发展。

索马里南区和北区在自然条件 and 生产力方面虽然存在着上述总的差别,但它们的季节周期是相同的。它们都受从东北和西南吹来的两次季候风的影响。除了一些地区性的次要降雨期之外,索马里全境每年有两次主要的降雨期,即3月到6月和9月到12月。旱季的分布也是一年两次。在北方沿海地区,夏季是一年中⁵最热的时刻;而在南方这时的气候却凉爽宜人。在法属索马里由于火山作用形成的荒野地区,这种颇有规律的季节周期是非常不稳定的,那里经常酷热,气候一般较难